

曉樵

成長的痕跡

剛進中山時，「土氣」未脫，什麼都看不慣。尤其是第一次擴大週會，高年級的學長遲到了也不把摩托車引擎熄掉，就這麼囂張地騎進來，對於台上的演講者視若無睹，好不威風！當時心裡想：這就是大學嗎？未免太自由了吧！心裡不免產生些微的惆悵感。而兩年後的今天，我已忝為應屆畢業生的行列，依然「土氣未改」，依然看不慣遲到、更看不慣台下的吱喳聲蓋過台上的「麥克風」，哈！牛牽到北京，還是牛！我只能以此自我解嘲了。

初次離家到外地唸書，才三天爸就「路過」台中來看我了，當時，我只說：「我想家！」下面就講不出來了！而且也不敢抬頭望爸爸，生怕不爭氣的眼淚會奪眶而出。默默地站了一會兒，爸又急忙地要走了！望著父親的背影即將消失在巷口，真想追上去告訴爸：「我要回家，我不要唸書了！」可是心裡又想：「我是老大，必須做個榜樣給弟妹們看！再不學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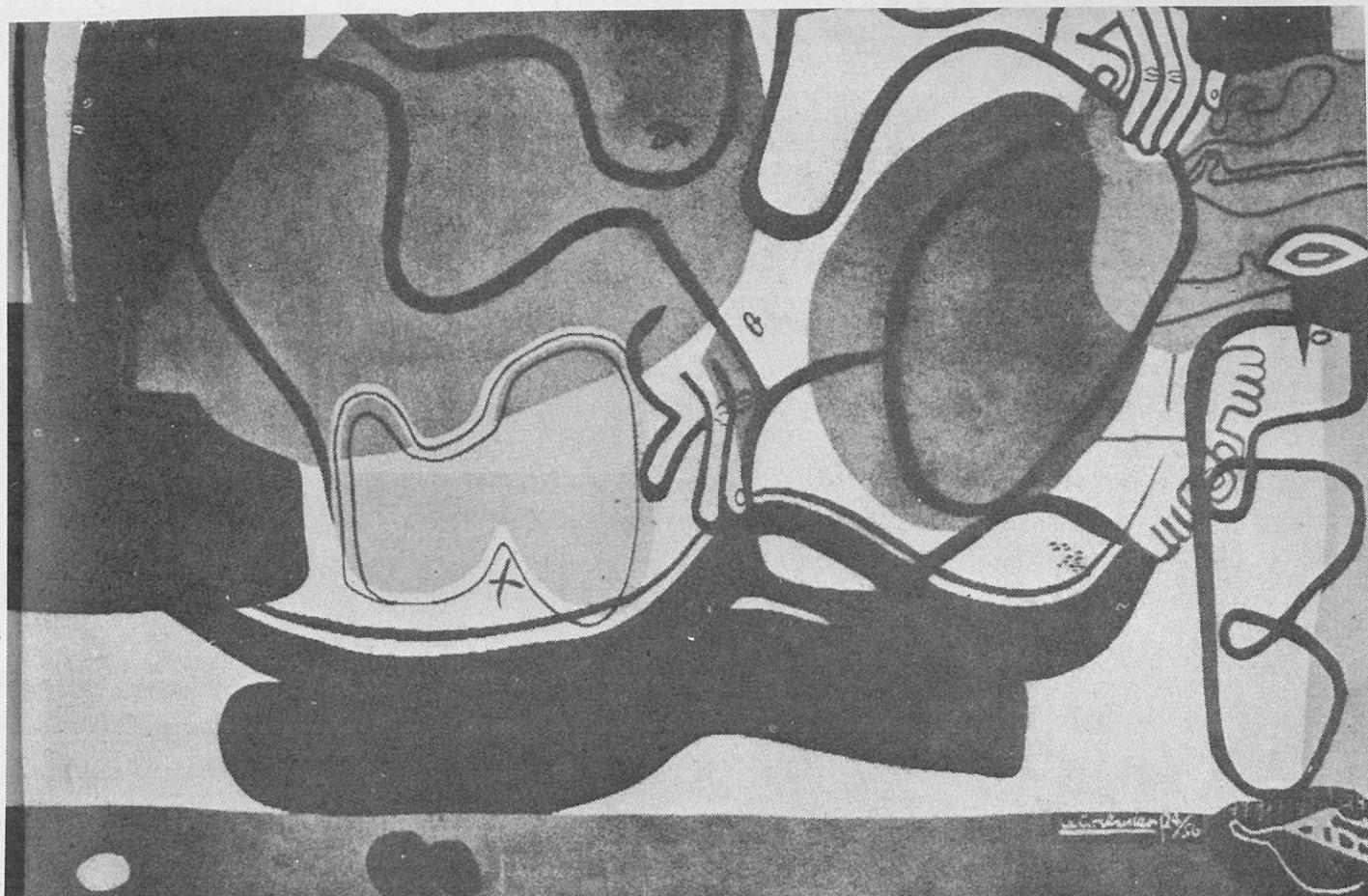
適應環境，我會永遠長不大。」而且當初我說過：「要離家遠遠的，最好到屏東去唸書！」心念這一轉動，定睛再看，已不見父親的背影。然後我拭乾眼淚，深呼吸，開始在巷子裡來回走，沒多久我又神態自若地出現在人前了！

大一那年寒假農曆正月裡，雇不到工人，大弟又上成功嶺受訓，結果身為老大的我，加上體裁壯壯地，只好親自出馬我和爸兩人，One by one，爸開車，我當隨車工人。經常到竹仔坑載甘蔗尾，然後送往桃園、龍潭、新屋、楊梅等地的牧場，做為飼料。

上工的前幾天，不僅沒力氣，也沒要領，加上腰酸背痛，經常一網網的蔗尾因為見的高度不夠，又被車板彈下來，望著躺在地上散開來的蔗尾，直想痛哭甚至於跪地求饒。可是我不做，誰做？爸又要開車又要兼工人，比我更累！咬緊牙關，再擲，我不相信自己沒有能力，拿出擲鐵餅的要領，加上爸爸的示範動作，漸漸地，臂

力、腰力也增加不少，加上熟能生巧，已經可以和蔗園裡的男、女工人「併肩作戰」了，有時甚至於比她們快！因為只要我多擲一網，爸就可以少擲一網而省點力氣來開車，在這裡我學會「忍」字。苦、累只是一下子就過去了，而且常常心裡默念著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智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……」不過我還是得承認女孩子在體力方面確實及不上男孩子。

後來和蔗園裡的工人較熟稔後，他們戲呼我為「女力道山！」當時我只笑笑不答。當天回程經過中興大學門口時車廂裡只有爸和我。他對我說：「我知道，女孩子這樣拋頭露面，尤其做這種粗重的工作很不適合，可是找不到工人，只好委屈妳，爸爸感到很抱歉！」說完對我笑笑，又專注地扶著方向盤，繼續向前進。當時很驚訝爸爸的臺灣國語，幾時變得這麼流利，同時也感到很難過！爸要說這些話之前不曉得想了多久，也不曉得



他費了多大的勇氣，竟然有「父親沒做錯事而向女兒道歉！」，念頭一轉動，我馬上反駁：「當隨車工人（網工）又不是什麼可恥的事，而且我還感到很驕傲，因為我不是只會吃不會做的讀書人，至少我也為家庭生計，獻出自己的力量。」後來，每每在裝卸貨時，都不太敢擡頭望父親，因為不忍看他那充滿憐愛的眼光，生怕眼淚會不爭氣地湧出來。有時候，正巧兩人都覺得累，都同時停下工作來喘口氣，互相望一望，也只無言地發出會心的微笑，那時我覺得「我好幸福！」因為我和父親的距離是那麼地近，彼此心連著心。

母親也和父親同樣地愛我，只是是身體纖弱的她，卻愛莫能助。往往三更半夜回到家，還見她在燈下縫補衣服，要不就捧著瓊瑤小說看（母親喜歡看瓊瑤小說）。我都裝傻地問：「這麼晚了！怎麼還沒睡？妳不怕近視加深？」有時還笑她尚逗留在做夢的年齡（妳不是老花眼，而是輕微

的近視）。事後，母親告訴我說，我們父女倆沒回來，她根本睡不著。啊！媽啊媽！我知道妳為什麼一直胖不起來，只是不孝的女兒長得這麼大卻依然沒能為妳分擔憂慮！

有時候回到家已凌晨三點鐘，摸一摸熱水爐，依然燙手，就知道媽剛又起來加煤炭了。經常媽會趕在我之前，為我放洗澡水，甚且叫我衣服留著讓她明天洗。說歸說我還是得把自己的內衣褲及襪子洗好，才肯吃鍋子裡熱熱的豬肝湯或紅豆湯或那不知名的中藥燉雞。不為什麼，只因我認為襪子及內衣褲一定要自己洗，這是尊敬他人，也是尊重自己。

有回比較早回來，洗完澡才11點，就和爸媽上街吃點心，左手插在爸的臂彎裡，右手摟著媽的肩膀，路燈把我們的身影拉得長長的，你知道嗎？多希望宇宙就停留在這一刻！誰說兩代之間一定存有「代溝」呢？每次爸順道來接我回家，車上我總有講不完的話，到家了，我會膩在媽身邊，

講那說不完的悄悄話。你！何不多花些心血去關心、去體會呢？

有次大妹隨我們到龍潭卸貨，先在中壢的私人地磅，等牧場負責人來過磅，我和父親都睡著了。後來在卸甘蔗尾時，爸被我們逼回車廂裡睡覺，大妹告訴我說，剛才看到我們兩人累得睡著時，她好想哭，（夠了！有妳這句話，再苦我都值得，同時也高興她的懂事。當時我告訴她：「我們苦得有目的，而且我們是光明正大地住在這個世界上，沒什麼！總有苦盡甘來的一天。」我們又繼續用力地把甘蔗尾甩到老遠去，算是一種發洩吧！

寫這篇文章是因最近看了以前的日記，仍有熱淚盈眶的感覺，有感而發之作，算是當時對父親的承諾：「我要投稿中副」（中央日報副刊），而一直沒有寫作的補償。